

我讀《古城》

陳靜芳

何其芳，出生於公元一九一零年四川的萬縣，家境富裕。他是卅年代一個著名的詩人兼散文家。自幼接受私塾教育，熟讀古典文學名著，在傳統詩詞中沉潛涵泳頗久。初與詩文接觸時，已有唯美的傾向，深喜錘鍊和修飾。

進入北京大學後，唸的是哲學系，卻愛讀「晚唐五代時期那些精緻冶艷的詩詞」。他醉心於法國象徵主義的詩風，可說是把象徵詩披上中國情調的詩人。又受悲觀、懷疑、虛無和神秘主義的影響，詩多寫個人的感傷、寂寞和幻想，耽於虛無的情調。何其芳詩的藝術技巧高，語法自然且多變化，音調圓熟，用字造句都顯匠心，語言甘醇有味，富於感性。少作幽美柔婉，富於中國情韻，讀來如賞醇醪、醺然欲醉。但病於纖弱頹廢，常有憂來無端之感。

離開北大後，詩風漸趨平實穩健，主題較社會化，具有現實的感覺，但往往流於宣傳式，讀來平淺乏味。他最為人稱道的作品，大多是前期的，即公元一九三五年以前的詩篇。

《古城》是何其芳早期的典型作品，成於公元一九三四年，後輯入燕泥集。這首詩可說是詩人思想性格的自剖，也可說是懷古自傷的流露。詩人由遠客口中知道長城的形貌，觸起懷古自傷之情。字裡行間，流露詩人悲觀、消極的思想，全詩籠罩著一種「廢水頹城」的蒼涼味。詩人看見具有歷史意義的景物，觸景傷情，不禁興起無端的愁緒。詩中的首節：

有客從塞外歸來
說長城像一大隊奔馬
正當舉頸怒號時變成石頭了，
（受了誰的魔法，誰的詛咒，）
蹄下的衰草年年抽新芽，
古代單于的靈魂已安睡在
胡沙裡，遠戍的白骨也沒有怨嗟

但長城攔不住胡沙
和著塞外的大漠風
吹來這古城中，
吹湖水成冰，樹木搖落，
搖落浪遊人的心。

詩人從客口中知道了長城的形貌像一大隊奔馬。城下安睡著古代單于的靈魂和遠戍的白骨。長城屹立不倒，它有持久堅貞的精神。長城氣概雄壯、連綿不斷、蜿蜒無涯，像一大隊奔馬在山巒的脊背飛奔。景物依舊，人事全非。長城的磚石仍發出黝黑的色彩，而城下的衰草亦年年抽新芽，古代的單于和遠征的兵士卻長埋土下，難見朝日。但他們沒有怨嗟，滿腔的愁恨憤慨早已化作輕煙，隨著時光的流逝歸去。有的祇是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」的感慨。大自然絲毫沒有受到時代激流的衝擊，大漠風由塞外不斷吹來，吹湖水成冰，樹木搖落，搖落浪遊人的心。

詩人善用技巧，像電影手法一樣，沒有說明主題。他祇把和主題有密切關係的景象呈現，任欣賞的人去聯想，自有一番特殊的體會。這一段，詩人透過古典的背景，刻劃一己無端的愁。長城氣勢雄偉，剎那間變成石頭了。這使人感到一種急激的變化，時間一瞬即逝。風吹湖水成冰，一湖碧藍變成冰冷的雪白。詩人對這種無常的變化，怎不默然神傷，搖落惆悵。

深夜踏過白石橋
去摸太液池邊的白石碑，
（月光在摸碑上的朱字，）
以後逢人便問人字柳，
到底在那兒呢，無人理會。
悲這是故國遂欲走了
又停留，想眼前突兀有一座高樓，
在危闌上憑倚

詩人用細膩的筆觸寫出內心的感傷和寂寞。一個月色當空的深夜，詩人悄悄然踏過冷冷的白石橋，去摸白石碑。他很孤獨，祇有月光作伴，一同瀏覽碑上的朱字。自此以後，逢人便問人字柳的所在，但無人理會。詩人用「深夜」、「白石橋」、「白石碑」、「碑上的朱字」等字眼，把那種蕭瑟淒清的氣氛表現出來。實在

太孤靜了，詩人想逃離古城，不期然走上高樓，倚闌凝望，默然淚下。詩人這時的心情是怎樣的？他沒有一把傾吐出來，滿腔悲傷愁苦盡壓在心頭，使人感到的是「無言獨上西樓，月如鉤。寂寞梧桐深院、鎖清秋。剪不斷、理還亂、是離愁，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」的深情。

這段的末句沒有作結，詩人用刪節號「 」表示話沒有說完，關連在下一段。

墜下地了

黃色的槐花，傷感的淚。
邯鄲逆旅的枕頭上
一個陰暗的短夢
使我嘗盡了一生的哀樂，
聽驚怯的門戶關閉，
留下長長的冷夜凝結
在地殼上，地殼早已僵死了，
僅存一條微顫的靜脈，
間或，遠遠的鐵軌的震動。

「墜下地了」一句有承上啟下的作用。詩人獨上高樓，倚著危欄，憑欄淚下。欄是「危」的，快要倒塌了，但墜下地的不是危欄，是黃色的槐花和傷感的淚。這裡，詩人運用的技巧，像電影蒙太奇的表現手法。首先出現欣賞的人眼前的，是一幅靜寂的畫面，畫中有一座高樓，樓上有一個人，這人孤零零的倚憑欄杆。欄杆很殘破，快要折斷傾墜了。鏡頭忽然一轉，另一幅畫面呈現。黃色的槐花和傷感的淚飄飄落下。詩人的接駁技巧真是流暢渾成，毫無斧鑿痕。傷感的浪遊人，邯鄲一夢，在陰暗裡嘗盡了一生的哀樂。長長的冷夜凝結在早已僵死的地殼上。門外一片淒清冷峭，僅存一條微微顫動的靜脈和遠遠鐵軌的震動。詩人十分驚怯，他不能忍受令人不寒而慄的氣氛了。

一幕淒冷幽峭的場面，給人一種「蟬噪林愈靜、鳥鳴山更幽」的清寒空靈的感覺。詩人用「陰暗」、「驚怯」、「長長的冷夜」、「僵死」、「微顫的靜脈」、「鐵軌的震動」等字眼，把冷澈的氣氛表現出來。「一個陰暗的短夢」和「一生的哀樂」，「地殼」和「一條微顫的靜脈」是強烈的對比。短短的夢，使詩人嘗盡一生的哀樂，是「短」和「長」的對比。闊大無垠的地殼上，僅存一條長長的

幼細的靜脈，是「大」和「小」的對比。地殼早已僵死了，靜脈卻微微顫動著，遠遠還有鐵軌的震動，是「動」和「靜」的對比。

詩人還成功地把兩個不同時間、空間的意象揉合在一起，不著痕跡，渾然天成。鐵軌的形貌是長長的、蜿蜒不盡的，正配合了連綿不斷的長城形貌。長城是古代的建築，聽說古代士兵曾騎著馬在上面傳送消息。而鐵軌是現代交通幹線，在上面行走的是一列列的火車。兩種時空不同而形象相似的東西走在一起，而不使人驚覺，此乃詩人圓熟的技巧所致。

逃啊，逃到更荒涼的城中
黃昏上廢圯的城堞遠望，
更加局促於這北方的天地。
說是平地裡一聲雷響，
泰山：纏上雲霧間的十八盤
也像是絕望的姿勢，絕望的叫喊，
（受了誰的詛咒，誰的魔法，）
望不見落日裡黃河的船帆，
望不見海上的三神山

悲世界如此狹小又逃回
這古城：風又吹湖冰成水，
長夏裡古柏樹下
又有人圍著桌子喝茶。

詩人滿心驚怯，逃離古城，「逃啊，」逃到溫暖的地方、充滿希望的地方去罷！但詩人逃到更荒涼的城中，黃昏時份，登城遠望，泰山的形狀也像是絕望的姿勢。他望不見落日黃河的船帆，也望不見三神山。這裡沒有希望，沒有生氣。無可奈何，他又重返古城。長夏古柏樹下，又有人圍著桌子喝茶。風又吹湖冰成水。

把泰山說成絕望的姿勢，是一個很特出的意象，充份表現詩人的悲觀和絕望。泰山外形雄偉，高聳入雲，祇有人藉它形容理想的追求，崇高的精神。而作者卻偏偏說泰山是絕望的姿勢，不但形像突出，且烘托詩人內心的苦絕孤絕。

結尾小節相當好，有餘音裊裊之感。「風又吹湖冰成水」不

但回應首段「風吹湖水成冰」，而且構成一個循環週期。首節描寫的是冬天，湖由水結成冰。末段描寫的，時間已是夏天，湖水由雪白的冰融化成一湖碧藍。「水」和「冰」是一個對比，表示時間的流轉。詩人逃離古城，又重返古城，時間已過了一年。這一年中，他真的逃離古城到更荒涼的城中？抑或是詩人的夢裡經歷？

這首詩，作者以充滿感性的筆觸，表達現實與夢分不開的世界。全詩沒有激突、高潮，是細緻、舒緩、平靜的抒情。作者好像要向命運投降，他沒有活潑的生慾，他的內心枯竭、絕望。全詩籠罩一層暗晦的色彩，傷感和頹廢的氣氛。何其芳的詩，內容耽於虛無的情調，表現的都是幽暗、纖弱頹廢的意識。這首詩表現的也是消極、感傷的呻吟。作者慨嘆個人的憂傷，他用冷澈的氣氛烘托出來，使人感到陣陣寒意，驚覺他的蒼涼心境。寒冷，可以使人的感覺敏銳，頭腦清醒。作者大概要用那幽冷的氣氛，把讀者的精神攝住。

詩人對於技巧的運用非常圓熟流暢，除了精擅捕捉意象外，在節奏、用字、用典各方面都值得稱述。

在節奏方面，全詩語言的緩急輕重，詩行的長短，句讀的位置，都經過詩人一番洗鍊修飾和安排。全詩節奏舒緩，詩人沒有用聲音鏗鏘的字入詩，所用的都是聲音不太響的字，以配合傷感的愁情。詩中運用歐化句法的待續句(Run-on Line)，加強節奏變化之美。例如：

「古代單于的靈魂已安睡在
胡沙裡，遠戍的白骨也沒有怨嗟」

「留下長長的冷夜凝結
在地殼上，地殼早已僵死了，」

詩中又用英詩的「分行式」(Split line)，把長的句子分行排列，增加詩的節奏感及靈活性。詩人對標點的運用很成功。他用了三個刪折號()，表現還有很多意念要表達出來，不過是欲言又止，欲語還休罷了。刪折號的使用，有餘音嫋嫋、詠嘆不已之感。結果是使全詩的意象更繁富，節奏流轉中有頓挫及跌宕。

作者在用字方面，頗能吻合詩情。詩中的詞句、字眼、地名及專有名詞都很古雅，令人興起歷史的回憶。題目是《古城》，就已經有一種令人緬懷過去的力量。題目只有二字，作者所抒寫的範圍則可隨意擴大。由《古城》可觸起「今非昔比、富貴如夢」之感，亦可睹物思人，懷古自傷。在這首詩中，讀者隨著何其芳的思想往來古今，沉於追索回味，詩人湛深的技巧處處顯露。

古雅的字句能使詩更簡勁、含蓄，何其芳用字造句皆顯匠心。「長城」、「衰草」、「單于」、「白石橋」、「白石碑」、「廢圯的城堞」、「泰山」、「黃河」等字眼，把中國古典的色彩情調表露無遺。「月光在摸碑上的朱字」一句，擬人格運用在虛實之間。「摸」是一個感性的動詞，「月光」是一個實物名詞。詩人用感性的筆觸，把「月光」擬人化，表現他底豐富的情感。詩人把情感投射到月光上，使它變成人性的東西，達到「佯信移情」的作用。為甚麼月光要摸碑上的朱字？詩人懷古自傷，情往動物，月光也緬懷過去，嘆白骨長埋黃土。詩人深夜獨遊，對碑自傷，恰似「曾於青史見遺文，今日飄蓬過此墳」的凋零落索。

詩中所用典故，正配合詩題的旨意。「樹木搖落」是由楚辭的「草木搖落而變衰」一句蛻化而來。「衰草」是從「連天衰草」一詞挹取的。「邯鄲一夢」喻繁華易逝，人生如夢。詩人從古典詩詞中挹取芬芳，使詩富於中國情韻。在這裡，我意外的感受中國傳統韻文的藝術特色。

在句法方面，詩人安排有序，自然且多變化。沒有聞一多的呆板，也不像艾青的冗贅。例如：

「古代單于的靈魂已安睡在
胡沙裡，遠戍的白骨也沒有怨嗟」

換了聞一多，可能會把句子整齊的寫成：

「古代單于的靈魂
已安睡在胡沙裡，
遠戍的白骨，
也沒有怨嗟」

改成這樣，句子就變成呆板，缺乏抑揚頓挫之妙。句子不要太拘泥於格律，最好富於彈性。若拖泥帶水，又流於鬆散冗贅。何其芳的詩，語言精鍊，句法靈活簡勁。這和艾青的詩恰成強烈的對

比。艾青的詩冗長枯燥，例如：

「吹湖水成冰，樹木搖落，
搖落浪遊人的心。」

艾青的句法可能是寫成：

「湖水吹成冰塊，把樹木的葉子吹得搖落，又把浪遊人的
心吹得搖落。」

這種句子嚙嚙繁雜，缺乏簡潔跌宕之美，詩味亦消失無餘。又如
另外一句：

「
墜下地了。
黃色的槐花，傷感的淚，」

艾青可能寫成：

「黃色的槐花和傷感的淚都墜下地了。」

這樣一來，詩的節奏感全失了。詩沒有節奏便不能成詩。何其芳
的詩音調圓熟，跌宕有致，富於音樂美。

這首詩首尾兩段緊密呼應，在意境上是循環的，有點像圓環
的流轉，週而復始：

「但長城攔不住胡沙
和著塞外的大漠風
吹來這古城中，
吹湖水成冰，樹木搖落
搖落浪遊人的心。」

「這古城：風又吹湖冰成水，
長夏裡古柏樹下，
又有人圍著桌子喝茶。」

「湖水成冰」、「湖冰成水」兩句互相呼應。結句特別精彩，
有餘音嫋嫋之感。風吹湖水成冰，變化迅速，人力不能阻撓或挽
留。但明年夏天，風又吹湖冰成水，一切回復如常。這裡頭，表
現的是「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變者而
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」的情調。「言近旨遠」的運用，使讀
者回味無窮，沉於追索。

文學要超越時間性，要多元化，詩也不能例外。何其芳在詩中不但融合了古典詩的精神，亦運用象徵派手法把現代的意象揉合古典的意象。詩人的內心世界藉具體的景物表現出來，含蓄神秘。詩人帶有虛無的思想、悲情的色調，表現在詩中是一種幽冷清愁的感觸。如果說何其芳前期的詩都含有「自在飛花輕似夢，無邊絲雨細如愁」的柔美，這首詩有的是雪花紛紛飄落的寒寂峭美。

（引自《詩風》月刊，第六十一期第六卷一號，1977年6月1日）